

國家圖書館藏穆麟德藏書介紹

翁瑩芳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介紹國圖館藏穆麟德藏書的總體概況，包括藏書家的生平簡歷、學術成就，藏書的構成、流傳、整理和特點等內容。

關鍵詞： 穆麟德藏書 西文專藏 東方學

國家圖書館外文藏書初具規模大致是在1926至1936年間，緣起是1925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處理美國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其內容之一就是為圖書館提供固定的購書經費。國圖東方學的藏書也基本在這個階段形成。北平圖書館在30年代以前並沒有重點收藏東方學資料，只在贈書中有少量東方學書刊，從1930年開始則購入了大量東方學著作，從當時的購書經費統計中也可以看出東方學的購書費用居各類之冠。¹ 30年代初期，北平圖書館還相繼入藏了一批寄存圖書、捐贈圖書、其他機構舊藏以及海外購書等，這些書籍成為國圖東方學的基礎。其中穆麟德藏書和普意雅藏書不僅是專藏，還有專目，穆麟德藏書還有書本目錄，屬於收藏信息較為清晰詳細的專藏。現就筆者目前所知，簡要介紹國圖館藏穆麟德藏書的情況。²

一、藏家生平

穆麟德，德文名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德國著名東方學家、漢學家和外交官，1847年2月17日出生於普魯士勃蘭登堡省烏克馬克縣（Uckermark）的采德尼克

（Zedenik/Zehdenick）。Möllendorff是19世紀末的普魯士貴族，穆麟德的曾伯父曾任陸軍元帥，父親是當地的經濟商務顧問³。穆麟德1865年中學畢業後進入哈勒（Halle）大學學習法學、語文學和東方學。大學結束後，他申請到北德聯邦總理府從事領事工作，申請結果未出，卻被家族朋友力勸去中國海關工作⁴。穆麟德對此本無興趣，一方面這偏離了他本來的人生計劃，另一方面，由於其父1861年過世，因此他更難離開母親。但是穆麟德最終還是接受了這份工作，因其待遇頗豐，可以使他在經濟上更好地奉養母親。他原本計劃五年後仍然回國從事領事工作，卻不曾想，這一去就是關山萬里，此後的三十餘年裏他只回過一次故鄉，即1877年夏天回國完婚。

1869年，穆麟德進入中國海關任職，輾轉上海、漢口、九江等地。“穆麟德”這一漢譯名是他在供職中國海關時所用的官方名字。晚清政府大量聘用各國洋人供職於中國海關，這些外國人在海關的《題名錄》中，大都取一個與譯音相近的中式名字。《中國海關密檔》中有注釋：“穆麟德、卜得樂，都是德國人，1869年進中國海關，同為四等供事後班。1874年兩人於7月、10月間先後辭職，到德駐華使館任翻譯學生。”⁵ 1874年5月，穆麟德向總稅務司遞交了辭呈，7月離開九江前往德國駐華使館就職，其間先後在德國駐廣東、澳門、北京、天津、上海領事館工作，擔任過德國駐華使館翻譯、德國駐天津領事等職。穆麟德擔任德國駐天津領事期間與李鴻章相識，1882年底被李鴻章推薦為朝鮮國顧問，赴朝鮮襄辦海關及外交事務，成為朝鮮近代歷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可惜穆麟德行事與李鴻章的初衷相悖，1885年被召回天津。1889年，穆麟德重新進入中國海關。1901年4月20日卒於中國寧波稅務司任上。

二、學術成就

穆麟德仕途多有受阻，並不成功，在海關期間，始終得不到重用，在使館任職，屢次不

升反降，赴朝鮮時期，雖然一時權傾朝野，卻得罪了當時的清廷，然而，他在學術方面尤其是東方學方面卻有相當成就。很難設想，如果穆麟德仕途一帆風順，他在學術方面是否會有如此成就，又或者如果穆麟德不入仕途，是否會有更高的學術成就？不可否認的是，穆麟德在語言和東方學方面既有先天稟賦又有後天努力。穆麟德在高中時期就表現出對希伯來語和東方語言的高度興趣，大學期間，他經常在著名神學家托魯克（Friedrich August Tholuck, 1799–1877）處學習希伯來語，並被德國語言學家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 1802–1887）認為是自己最優秀的學生之一。據穆氏夫人在 *Catalogue of P. G. Von Möllendorff Library*（《穆麟德藏書目錄》）一書前言所述，穆麟德除母語德語外，精通希伯來語、漢語，還懂許多東方語言如土耳其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梵語、維吾爾語，他的研究領域也包括現代語言如英語、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荷蘭語、俄語、波蘭語、丹麥語、塞爾維亞語以及少為人知的巴斯克和加利西亞語。穆麟德實際的研究範圍更廣，就漢學而言，除了當時的漢語官話外，他還研究中國的方言如寧波話、福州話等，此外還懂滿文、蒙文、朝鮮文。

穆麟德著述頗豐，據其夫人 *P. G. von Möllendorff: ein Lebensbild*（《穆麟德傳記》）一書中記載，被收藏於德國國家圖書館等三處的穆麟德完成及未完成論文共計 80 種。穆麟德書籍著作也頗多，其中最重要的列舉兩種如下：

1. *Manual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being a list of work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China*（《漢籍目錄便覽》），Kelly & Walsh, Shanghai; London, Trübner & co., 1876. 這部著作共 378 頁，分“中國語言和文字”、“中華帝國”和中國邊地”三大部分，介紹了 4639 條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文章，書後附人名索引，這是最早的西方漢學目錄書，其學術地位僅次於法國漢學家高迪愛的 *Bibliotheca Sinica*（《西人漢學書目》）。⁶ 事實上，這本書是穆麟德的處女作，當時他的兄弟 Otto Franz von Möllendorff（1848–1903）也在中國，給了他不少幫助，因此著者署名也包含了 Otto Franz von Möllendorff。⁷

2.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滿文語法》），printed at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892. 穆麟德是國際公認的滿語專家。他認為“滿族人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東亞最有意思的民族之一”。⁸ 他提倡的滿文轉寫方案被稱為“穆麟德轉寫”，至今為滿語研究者採用。

如同穆氏夫人在《穆麟德藏書目錄》和《穆麟德傳記》中屢次強調的一樣，穆麟德從 1869 年來中國到 1901 年辭世為止，儘管不停遷徙，公務繁雜，卻從來沒有荒廢過語言研究。在華三十餘年，他儘管始終在海關或外交部門任職，但一直沒有放棄自身最熱愛的東方學和語言研究，同時也與其他漢學研究者保持聯繫。例如曾在 1896–1897 年間擔任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長，而且是文會的會員，並長期向文會投稿。⁹

三、藏書流傳

穆麟德生前大量購置中國古籍以及與東方學和漢學相關的西文書籍，其於 1901 年突然辭世後¹⁰，遺書由其遺孀處理，1914 年被朱啟鈞收購，1930 年 10 月由朱啟鈞寄存於北平圖書館，成為國圖館藏的一部分。¹¹ 朱啟鈞曾在寄存事務辦妥後詳細回顧其收購以及寄存穆氏遺書的緣起：“民國三年，余長內務，適浙海關稅務司穆麟德氏之遺族鬻其遺書二十二箱，其中頗有研究東方語文及史料時苦心搜覓與工作上重要參考之品，乃與梁君燕孫¹²、周君子廣¹³釀金購存，共謀整個保存及不令穆氏之姓湮沒之策。徒以爾時北京尚無完全之圖書館，遂暫存余處。當日因籌辦古物陳列所，長日起居於傳心殿，此書購到即置殿旁閑屋，旋以出京多年迄未理董。去年春間，因創立營造學社移家北平，始悉此書已移貯於保和殿夾室，緘滕完好。適北平圖書館新築將成，有收受寄存圖書規則之頒佈，乃商之袁守和館長，先就陳列所開箱點查，編成草目，旋即悉數移存圖書館，依梁任公寄存先例訂約寄存。守和又聞穆氏未亡人年事已高，尚在德國，乃介德友飛函相告。今春得覆，並寄來《穆麟德》一書，即未亡人所

著，內中專述穆氏生平，並有遺像及當日華文名刺。又有書目為未亡人所手錄，以與點查之草目校勘，略有異同。其中漢文諸書雖多當日通行之本，然在今日已不多得，而西文各書頗多孤本秘笈，確有參考之價值。顧吾人購存迄今，荏苒幾二十年，今子虞已歸道山，燕孫又遠在粵中，世變方棘，姑以己意先為謀一安全公開之地，他日得晤燕孫或有較永久之處置，余亦當忻然從之。守和館長傾狗鄙意，允於館中專室度藏，公開閱覽，編成目錄將付印行，為志緣起以諗覽者。——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紫江朱啟鈞”¹⁴

朱啟鈞在1930年10月25日致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信中也曾提到收購緣由，“弟在當年因莫利遜遺書已為外人購去，動於急刺，故將此書全份購存並置之完全著名之國家圖書館整個保存，仍不令原藏此書之人姓字湮沒。”¹⁵ 另因朱啟鈞為中國營造學社的發起人，因此《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二卷第三冊（1931年11月）《本社紀事》中也有相關記載：社外委託辦理事項之(3)德人穆麟德氏遺書之整理，“民國三年，朱先生曾購德人穆麟德氏遺書二十二箱，約計數百餘種，當時因無適當之圖書館，可以公開研究，遂暫寄古物陳列所。上年十月，經北平圖書館員之協助，在所開箱檢查，移存北平圖書館暫皮，並經圖書館長袁守和先生，調查穆氏尚有未亡人，曾經通訊往復，寄來所撰穆氏傳記及其書目，現正在查對中。穆氏曾充李文忠公文案、天津德國領事、浙海關稅務司，生平於東方語文，最有研究，故所藏書籍，亦以此類為多。此項書籍細目，現在整理中。”

四、藏書整理

正式印行的穆麟德藏書書目有兩種，皆為早期統計。第一本目錄為穆氏夫人所作，題名為Catalogue of P. G. Von Möllendorff Library, 1905年由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印製。書目大致按照書籍撰寫所用語言以及書籍內容所涉語言進行分類，包括兩大部分，前一部分包括漢語、滿語、蒙古語、朝鮮語、日語、阿拉伯語、波斯語以及其他東方小語種，書籍總計1032種，後一部分包括希伯來語、拉丁語、希臘語、德語、法語、英語、荷蘭語、挪威語、瑞典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義大利語，總計1356種，整個目錄共計2388種書籍，其中也包括雜誌和地圖等文獻類型。另有滿文善本102種未收入此書，穆氏夫人當時計劃另行出冊。書籍內容涉及語言學、語文學、文學作品、宗教、哲學、歷史、詞典、百科全書、藝術、法律、地理等，主要為社會科學作品，其中以語言學和語文學居多。穆氏夫人提供的目錄反映了穆麟德藏書最原始、最完整的狀態。

北平圖書館點收穆麟德藏書之後，開始著手編制詳細目錄。當時梁思莊女士在館裏工作，她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學士，1931年回國後主要從事西文編目工作，1931-1933年間在北圖工作，穆麟德藏書目錄即由其主編。最後成書的題名為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the Möllendorff Collection deposited in the Library by Mr. Chu Chi-Chien, 1932年在北平印行。這是穆麟德藏書的第二本目錄，而且只是西文目錄，全書採用美國圖書館協會的編目規則，按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主題詞表進行分類編目。全書共收錄1895種圖書和191種工具書，總計2086種。從書籍出版時間來看，穆麟德藏書大部分出自藏書家生活的年代，以19世紀下半葉居多，1800年前出版的書籍¹⁶大約為41種。從內容主題來看，1895種圖書中，語言和文學類書籍占了將近一半，接近900種，其次是將近300種的哲學宗教類書籍，再者為160餘種的歷史類書籍。工具書同樣涉及各個學科，最多的是東亞、大洋洲和非洲的語言和文學類工具書，達50種，其次為參考書目和圖書館類工具書，共計22種。

穆麟德藏書進入國家圖書館之前，至少還有兩份草目。第一份為穆氏夫人所作¹⁷，“又有書目為未亡人所手錄，”照此看，袁同禮托在德友人與穆氏夫人取得聯繫後，穆氏夫人寄回了其手錄的藏書目錄，“以與點查之草目校勘，略有異同”，可知，朱啟鈞將穆麟德藏書寄存北平圖書館之前點查藏書時也有一份草目，這兩份草目略有出入。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北圖開展劃分目錄工作，借此機會對穆麟德專藏進行了全部圖書內

容調查。此次調查認為，穆氏專藏的特點是偏重文、史、哲三類，古典漢籍的西歐文字譯本較多，如五經、詩詞、諸子和古典小說等。¹⁸ 1987年，北京圖書館白石橋新館落成，穆麟德藏書隨之從文津街轉入新館。2008年，國圖古籍館啟動外文提善專案，穆麟德藏書在計劃之列。2009年，穆麟德專藏整體移入古籍館善本庫。此次實物整理初步統計為2345種3090冊，尚在進一步歸總清點中。

五、藏書特點

穆麟德藏書的特點實際在上文已有較多體現，此處再稍加整理和總結。入藏國家圖書館的穆麟德藏書從物理標識上來看主要有兩個特徵：一是有“穆麟德遺書”字樣的朱色方形小章；二是索取號有標識“M”。朱色方章應系朱啟鈞將穆麟德遺書寄存北平圖書館時所鈐，因為北平圖書館1930年制定的《收受寄存圖書暫行規則》第三條規定：“寄存圖書須由原主加蓋圖記，……”¹⁹ 而依國家圖書館慣例，除本館館藏章之外，不會為藏書加蓋其他特殊章體，就同時期西文藏書而言，為標識藏書來源，一般在書籍尾頁反面右上角加蓋藍色姓名章，如普易雅藏書印章為“G. Bouillard”，露氏藏書印章為“G. Ros”。標識“M”系梁思莊女士主持編目時所加，目的應該是為了區別各種專藏，因為當時北平圖書館廣泛接納各方捐贈和寄存。梁思莊女士負責了穆麟德專藏和普易雅專藏的編目工作。普易雅專藏的標識是“B”，穆氏專藏的標識是“M”，其中工具書的標識是“M/R”。遺憾的是，圖書館此後並未延續這一做法，各類專藏分散於大庫，給後來的整理工作造成一定困難。從計算機數據檢索方面而言，所有穆麟德藏書的機讀數據中均有“Möllendorff Collection”一條。

穆麟德藏書在內容方面最大的特點是語種眾多，而且是用西方語言來介紹東方語言。首先，書籍本身所用語言很多，因為書籍主要來自西方，所以書籍本身的語言以歐洲語言居多，主要包括德、法、英、拉丁等語言。其次，介紹語言尤其是東方語言語法、文法的書籍很多。儘管這方面筆者在上文已有提及，但是仍然不妨來看看《穆麟德藏書目錄》中“其他東方語言”這一欄下所列語種，包括（日本）阿伊努語、阿爾巴尼亞語、（愛斯基摩）阿留申語、阿勒泰語、亞述語、巴比倫語、（菲律賓島）比科爾語、毛利語、梵語等等，竟達45種之多。

筆者在上文提到的穆麟德專藏一般情況下是指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穆麟德西文藏書，而事實上，穆麟德藏書還應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穆麟德中文藏書和德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穆氏藏書，從更廣義的角度來說，還可以包括穆麟德本人的著作以及他為其他機構操辦購買的書籍。這是一個跨國界、跨語種的書籍收藏。筆者能力有限，目前只搜集到零星信息，且尚未有進一步調查，比如曾與德國國家圖書館東亞部的工作人員接洽，談起穆麟德藏書，曾考慮合作，可惜尚無後續。比如獲悉國圖古籍館與圖組藏有8種穆麟德遺贈中文輿圖、普通古籍組藏有民國手抄本《北平穆氏書目載文學書籍》，可惜尚未親手查閱。也曾從其他文章中讀到穆麟德藏書的點滴，如柳存仁教授《關於圖理琛的〈異域錄〉》²⁰一文中注釋28為：“據今西春秋先生的記錄，北京大學、俄國、日本京都大學、東洋文庫、劍橋大學和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都藏有著書（筆者按：指《異域錄》）的滿文本。清末研究滿文本的著名學者P. G. Möllendorff（穆麟德）舊藏的刻本和抄本還存在德國Tübingen大學。”由此推測，或許別處還有其他的穆麟德藏書等待人們的發現。穆麟德藏書堪比東方學淵藪，期待不久的將來有更多學者和研究者關注穆麟德藏書，使世人對穆麟德藏書、對早期東方學研究有更廣泛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

參考文獻：

[1]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二卷第三冊，中國營造學社，1931年。

[2] 李鎮銘：《七十年来北京图书馆外文藏书建设》，《中國圖書館學報》1982年02期。

- [3]陳霞飛主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彙編：1874-1907》第一卷：1874-1877，中華書局，1990年。
- [4]《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909-1949）》（下），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
- [5]劉東元：《北京圖書館西文“中國學”圖書專藏緣起》，《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3期。
- [6]柳存仁：《關於圖理琛的〈異域錄〉》，《中國文化》第19、20期，2002年。
- [7]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2004年。
- [8]李致忠主編：《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資料長編：1909-2008》（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 [9] *Catalogue of P. G. Von Möllendorff's Library*.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5.
- [10] Möllendorff, R. von, *P. G. von Möllendorff: ein Lebensbild*.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30.
- [11]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the Möllendorff collection deposited in the library by Mr. Chu Chi-Chien*. Peiping: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1932.

注釋：

- ¹ 李鎮銘：《七十年来北京图书馆外文藏书建设》，《中國圖書館學報》1982年02期。
- ² 國圖古籍館西文提善項目始於2008年下半年，迄今已近3年，筆者是西文提善小組成員之一，一直參與西文提善工作，又因大學所學專業恰好是穆麟德的母語，所以對穆麟德及其藏書作了些淺薄的瞭解。國內有關穆麟德在學術方面的資料甚少，想直接從其藏書入手目前又有較大難度，一方面書籍尚在裝箱清點中，另一方面，其藏書所涉語言眾多，沒有一定的語言基礎實難一探究竟，筆者自歎能力有限，僅借此文拋磚引玉，希望讀者對穆麟德專藏有個約略瞭解，更希望有能力者能從中獲取有用資訊，將來可以深入研究。如有謬誤，敬請諒解，更虛心接受指正。
- ³ 1919年前德國鉅賈和工業家的榮譽稱號。
- ⁴ 中國海關總署自赫德（Robert Hart）于1863年底擔任總稅務司以來，為提高辦事效率，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人才，並在收入和升遷方面提供優厚待遇。當時赫德正在德國招募德國人赴中國海關工作。
- ⁵ 《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幹函電彙編：1874-1907》第一卷：1874-1877，中華書局，1990年，第136頁。
- ⁶ 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2004年，第50頁。
- ⁷ Möllendorff, R. von, *P. G. von Möllendorff: ein Lebensbild*.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30, P. 26.
- ⁸ Möllendorff, R. von, *P. G. von Möllendorff: ein Lebensbild*.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1930, P. 26.
- ⁹ 王毅：《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2004年，第34頁。
- ¹⁰ 1901年4月20日傍晚6點左右，穆麟德從俱樂部返家，突然感到一陣絞痛，由於是週末，醫生外出度假，他本人又以為問題不大，結果延誤治療最終離世。當時穆麟德只身在寧波，家中只有僕人，穆氏夫人已於1899帶著子女們返德上學。
- ¹¹ 穆氏夫人至少從1905年起就打算出售穆麟德藏書，因其《穆麟德藏書目錄》前言中最後一句為，“如果您有意購買此藏書，我可以提供細目詳情。”一般認為穆麟德生前藏書包括兩部分，中國出版部分收藏於德國國家圖書館，外國出版部分收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但是就筆者目前所知，國圖也藏有部分中文內容，朱啟鈞曾提到“其中漢文諸書雖多當日通行之本”，可見朱啟鈞收購的穆氏藏書中的確有中文書籍。這部分書籍應當是收藏於國圖古籍館普通古籍組，但因筆者撰文之時尚未對此進行瞭解，現時無法提供更多信息。穆氏遺書中還有少量地圖，現收藏於國圖古籍館輿圖組，這是確鑿的情況。不過，鑒於本文旨在討論穆麟德西文藏書，故暫不涉及中文部分。
- ¹² 梁士詒（1869-1933）字翼夫，號燕孫，漢族，廣東三水人。清光緒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參與袁世凱脅迫清皇室退位的活動，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長、交通銀行總理、財政部次長、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等職務。為中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交通、財政高級官員，舊交通系首領，是清末和民國初年非常活躍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 ¹³ 周自齊（1871-1923）字子虞，歷任駐美公使館參贊、領事，外務部右丞、左丞，山東都督兼民政長、中國銀行總裁、財政總長、交通總長、陸軍總長。1922年3月，署理國務總理。1922年6月2日，攝行大總統職務，是月11日，黎元洪復職大總統，周退出政界。
- ¹⁴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the Möllendorff collection deposited in the library by Mr. Chu*

Chi-Chien. Peiping: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1932.

¹⁵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史資料長編：1909-2008》(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164頁。

¹⁶ 僅統計書目中著錄有明確出版年的書籍。

¹⁷ 穆氏夫人所作草目應當是1905年印製《穆麟德藏書目錄》的底本，但這份草目是否完全系穆氏夫人所作，可能存疑。一方面穆氏遺書長期置於中國，而穆氏夫人當時因為子女就學身在歐洲，即便返中整理穆麟德遺物也無法逗留過長，時間有限，更何況穆氏遺書多為專業語言書籍，整理更為不易。另一方面，穆麟德藏書眾多，其本人生前必然有所整理。因此推測這份草目多半是穆氏夫人在穆麟德本人所作書目基礎上整理而成。

¹⁸ 劉東元：《北京圖書館西文“中國學”圖書專藏緣起》，《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第3期。

¹⁹ 《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909-1949）》(下)，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065-1069頁。

²⁰ 《中國文化》，2002年第19、20期。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輿圖組)